

亲历辛亥革命

见证者的讲述 下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亲历辛亥革命

见证者的讲述 下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历辛亥革命：见证者的讲述/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 - 7 - 5034 - 2781 - 7

I. ①亲… II. ①全… III. ①辛亥革命—史料 IV. ①K25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5322 号

责任编辑：李春华 秦珂伟 殷 旭 蔡晓欧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 wenshipress. 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10260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16

印 张：93 **字数：**1480 千字

印 数：5000 册

版 次：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98.00 元 (全三卷)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亲 历 辛 亥 革 命

目 录(下卷)

911	辛亥湖南光复的回忆	阎幼甫
926	长沙光复前后见闻	龙铁元
929	岳阳十日记	宋式龠
934	辛亥湘西光复经过	黄穆如
939	陕西辛亥革命回忆	朱叙五 党自新
976	辛亥革命回忆录	张奚若
996	辛亥革命中潼关的三次攻守战	张 钫
1000	太原和河东光复的片断	薛笃弼
1008	辛亥云南反正亲历记	王冠军
1013	杨振鸿滇西革命纪略	何 畏
1020	南防光复回忆录	马竹髯

1026	辛亥革命前后的个旧	张若谷
1030	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	龚师曾
1042	江西省会光复经过	龚士材
1047	辛亥革命的几个片断回忆	卓仁机
1059	我在辛亥革命时期	李烈钧
1069	辛亥贵州革命纪略	黄济舟
1094	镇江新军起义和镇军会攻南京纪实	许崇灏
1101	南京光复见闻琐忆	马涯民
1106	辛亥南京战役前后的张勋江防营	苏锡麟
1110	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的亲身经历	吴景濂
1115	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	任鸿隽
1122	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纪要	李宗武
1139	攻占上海制造局亲历记	王子骞
1143	光复军攻克上海江南制造局及 陈其美篡取沪军都督之真相	杨镇毅
1146	略谈上海光复之役	郭汉章
1150	上海光复时的巡防营和吴淞炮台	周南陔

1155	辛亥沪宁光复的片断回忆	黄一欧
1160	我在辛亥这一年	马叙伦
1167	辛亥革命在浙江	葛敬恩
1194	辛亥革命杂忆	沈钧儒
1198	杭州光复回忆	傅 孟
1202	杭州光复与会攻南京	夏达才
1207	湖州光复回忆	邱寿铭
1210	宁波光复亲历记	林端辅
1217	我参加同盟会和回广西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	刘 崛
1223	辛亥革命在安徽	李公案
1227	辛亥前后合肥的革命活动与军政分府的成立	龚嘘云
1231	辛亥福建光复回忆	刘 通
1243	辛亥革命后广东政局的演变	朱子勉
1250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民军	李朗如 陆 满
1257	武昌起义后粤军北伐始末	姚雨平
1266	香山起义回忆	郑彼岸

1270	惠州光复见闻	苗致信
1274	潮汕光复回忆	张醪村
1278	山东独立前后	夏莲居
1305	记鄂军杀端方与回援武昌	丁振华
1312	四川辛亥革命亲历记	但懋辛
1324	四川袍哥与辛亥革命	陈书农
1327	辛亥重庆光复的回忆	温少鹤
1332	湖北蕲州起义前后	田 桓
1339	辛亥革命前后我的经历	郭寄生
1346	黄州光复	李长庚
1350	辛亥革命时期的天津共和会	刘清扬
1353	武昌起义后在京党人的活动	韩 锋
1357	民元北京兵变时我之闻见	叶恭绰
1359	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	梅兰芳
1383	华北协和书院师生的革命活动	杨学羔
1390	辛亥革命在甘肃	韩定山

1398	伊犁辛亥革命概述	杨逢春
1408	哈密维吾尔农奴起义	包尔汉
1418	河南辛亥革命的回忆	张 钫
1422	河南的两次军事行动	吴沧洲
1432	辛亥革命时期的内蒙古	博彦满都
1435	辛亥丰镇起义纪实	崔毓珍 仇曾武 张恺然
1443	厦门的辛亥革命	丘廔竞
1448	南北议和亲历纪实	章仲和
1451	我在辛亥革命时的一些经历和见闻	袁希洛
1462	后 记	

辛亥湖南光复的回忆

阎幼甫

一 革命党人的各种组织及其活动

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人组织了许多团体，各自为战，汇合成流。除了华兴会这个众所周知的组织以外，单就笔者个人参加或联系过的就有下列十几个单位：

体育社：是易宗义、阎鸿燾、阎鸿飞（即作者——编者注）、文经纬、王猷、焦达峰、杨世杰、蒋名荪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太平街贾太傅祠。招收学生40多人，以培养体育人才为名，实际是革命党训练军事干部的一个组织。

南薰社：是谭人凤、曾杰、李洽、阎鸿飞、文斐、何陶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浏阳门东门捷径。革命党人曾在此制造炸弹。

卷施社：是吴孔铎、谢介僧、刘崧衡、洪荣圻、王伯存、文经纬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水风井胡家花园，悬有富训商业学堂筹备处木牌以为掩护。

图强社：是文斐、洪荣圻、黄桐荪、李德纯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府围后。

观海学会：是龙璋、文斐、周震鳞、黄昌濬、吴作霖等所组织的，成员多数为留日学生，设在长沙北门西园。

积健社：是陈作新、易堂龄、李郭俦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培元桥。

嚶鸣社：是成邦杰、阎鸿燾、杨守箴、袁天锡、袁世铎、罗杰、洪兰生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路边井定中栈。

南社分社：是傅熊湘、阳兆鲲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西园。

日新社：是安定超、王鑫涛、李金山、朱先杰、杨玉生、刘芝德等

所组织的，设在长沙小吴门外军路侧，悬挂日新成衣社招牌，备有缝纫机两架，集结了多位成衣工人，并且联络了部分军属妇女，力量充实，业务发达。湖南光复时所用十八星军旗和号召旗^①都是由日新社日夜秘密赶制的。

四正社：是焦达峰、焦达人、彭友生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太平街孚嘉巷。

兰芷书局：是杨任、王炎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玉泉街，为西路革命党人通讯的总机关。

义记灯铺：是李继芳、汤昆伯、黄昌濬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藩城堤。制造炸弹所需的弹壳，就是由义记承办，分配到四城各灯铺加工制作的。

集成矿务公司：是谢介僧、刘崧衡、刘观海、罗毅等所组织的，设在长沙织机巷。

辛亥革命前，同盟会盟员散布各地，长江流域各省并没有同盟会的支部组织。当时在湖南的同盟会盟员，多由三数个同志组织一个团体。如前述体育社、南薰社、卷施社、观海学会等组织中都有几个盟员在内。同盟会在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确曾起了核心作用。当然，其他革命组织也都起过大小不同的作用，只因他们“退藏于密”，不为外人所知；革命告成，民国建立时，那些志士仁人，不谈往事，既不居功，也不要名，更不做官；以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局长冯自由在稽勋工作中，查得一些确有功勋事迹的人名而找不着授勋的人。

革命党人因准备发难，开过几次重要会议。会议的地点，都是临时决定的，也没有固定的召集人，很少用书面的开会通知；间有书面通知，都是用的隐语。如：“请于某时到某地赶道场。”那时的隐语，称开会为“赶道场”，称宣传为“上赌场”。个中人一看自然明白。从1911年（辛亥）2月起，开过会的地方有：北门外开福寺、岳麓山云麓宫、杨家山启新小学、沙湖桥杨氏宗祠、紫荆街福寿楼等处。各次开会都因警戒严密大都平安无事。只有一次在福寿楼开会，因地点在城市中心，外面风声又大，被

^① 号召旗，亦称“标旗”，就是标语旗。是红地黄字，沿以黑边。旗上所标为：“兴汉灭满”、“建立共和”、“自由平等”。这些标语都是由同盟会的战时统筹部制订发到各地会员手中，由会员在发难时交给各革命团体应用。

当局侦得，比较危险。但当军警开到之时，会议已经结束，只有几个未散去的人在喝茶，军警侧目而视，不敢动手逮捕。

二 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工作

自萍、浏、醴起事失败以后，革命党人的情绪更加激昂，宣传鼓动工作，也更积极。各地报纸杂志，由于官厅监督甚严，不能登载激烈言论。革命的宣传工作，就不能不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时值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省反对铁路收归国有的群众运动汹涌澎湃，革命党人便紧密结合这一运动进行宣传。开演讲会、发传单是当时极普通的做法，但颇有一些动人的场面。记得有一张用“湖南保路同志会”的名义发布的传单（“保路同志会”是四川的一个组织，这份传单是卷施社的同志假借名义发的），内容只有几句话：“请问：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有无良心？你愿当亡国奴么？请加入救国运动。”寥寥二十几个字的白话文，是清末少见的新文体，简明扼要，很能打动人心。散发传单的人，有时遇到警察也发给他们几张。警察读了传单，也有受感动的。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湖南，每天发传单的络绎不绝。有人说：看传单比看报好，因为传单的内容很多是报道武昌革命的消息，是报纸上所看不到的。湖南军警当局非常恐慌，他们出了许多维持治安的告示，对革命党人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倘有乱党敢于聚众煽惑，不服制止，准其格杀勿论。”可是革命党人并不怕这些恐吓，还是满街散发传单，随地讲演。每次讲演的时候，只要讲演的人一开口，不到一分钟就聚集了一大群听众。可怜那些岗警，忙着做驱散工作，东头的人驱散了，西头又聚集了许多人；赶走了北面的讲演者，南面又出现了散发传单的人，累得满头大汗，不知如何是好。那些宣传者听任警察指着“格杀勿论”的告示向他们恫吓，也不理睬。我曾看见有一个警察对一位宣传者央求道：“老爷们！请你们走远一些，不要使我们为难。”当日警察的尴尬处境，于此可见。

较大规模的讲演，常常是在庙宇中的戏台坪举行。当演戏么锣的时候，忽然走出一个人来对观众大声地说：“请慢走一步！现在有几句话向大家报告一下。”接着就看形势、看对象，趁机宣传一阵。记得辛亥年阴历二月十七日的晚上，长沙自治公所举办一次讲演会，地点在玉泉山戏台

坪。事前曾由自治公所发出通知，所以那晚到了好几百听众，加上到庙里看热闹的人，把整个戏台坪挤满了。在台上讲演的人有何雨农、阎鸿飞、文经纬、曹政典诸位。讲的内容是揭露清政府将筑路权收归国有、实际是准备出卖给外国人的阴谋和罪状。说到激昂沉痛处，台下掌声雷动，听众中有许多人泪如雨下。忽然群众中有一个人带着呜咽的声音跳起来高呼：“我们不当亡国奴，我们愿同你们去和卖国贼拼命。”接着又有许多群众自发地喊着：“我们决不当亡国奴！”当讲演正在进行的时候，巡警道和长沙县、长沙府的军警已经手持灯笼挤在玉泉山东西两门，准备拿人。曹政典看到情况严重，便大声对正在讲演的阎鸿飞说：“伯外公病危，一舅派人来找我们说话。”老阎向东西门一望，心中也已有数，急忙说几句收束的话，退到休息座上。曹政典向阎、文两位说：“东西门不好走，我们往台下中门走试试看。”三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向中门。中门虽合闭，却没有上锁，也无人把守。大家喜出望外，出门往息息相关（即现在的息相街）急奔，回头不见追兵，不禁相视而笑，庆幸脱险。后来何雨农对姜咏洪说：“玉泉山向由东西两门出入，每年只有二月十八、十九日，六月十八、十九日，九月十八、十九日才开中门。那天曾开中门打扫中门内外，不曾上锁，所以阎、曹诸人竟得因此脱险。”

三 革命党人的兵器来源和策反工作

革命党准备用于发难的兵器，只有手枪、炸弹、马刀、槊镖、短剑（即匕首，俗称“小宝”）和鸟枪，为数很少的步枪是向逃兵购得，埋藏在僻处，以待大举时，再起出应用。1906年萍、浏、醴起事时，华兴会托日本人运过三批步枪，只有一批60支的平安到达，其余两批都在中途被军警查出没收，所以决定不再运进步枪。但是步枪为作战的主要兵器，是少不得的。战时统筹部指示：惟有运动军队反正，就连人带枪都有了。以后我们就是用这个方法扩充革命的武装力量的。

手枪是日本造“六子连”，由宋教仁在上海购买，交日商轮船公司代运来长。辛亥五月运到的200支，是由谭人凤随船运到长沙，起存在南门外碧湘街日本人所设货栈内，直等到发难的前一夜，才由各同志持条起出。

炸弹是自己造的。由李洽、黄昌濬、阎鸿飞、曾杰四人所造。所用药品由谭人凤在上海购回一些，其余是阎鸿飞在长沙南门正街商务印书馆购得的。弹壳是黄昌濬在藩城堤义记灯铺定制，由义记分配到各灯铺在两天两夜内赶制出来的。制造的场所就在东门捷径李洽所住的房子里。制造炸弹是件很危险的事，在制造过程中，李洽伤了左掌，阎鸿飞伤了左眼，没有像湖北的孙武那样炸成血人，几乎送命，已算是幸事。

马刀、槊镖、短剑是革命党在黄花市、焦溪岭、嵩山寺等处设立铁铺，招收铁匠制作的。这些开铁铺的老板和伙计，都是四正社社员，所以没有走漏风声。

为了瓦解敌军，扩大革命武装，争取更多的同盟军，革命党人在新军和巡防营中，进行了许多工作。辛亥革命时，湖南新军只有二十五混成协一协（那时的协相当于现在的旅），混成协辖步兵两标（四十九标和五个标），炮兵一营、骑兵一营、工兵一营（缺一队）、辎重兵一营（缺一队）。这些新军都是革命党联络的对象。新军中的上级和中级军官几乎都是些反革命和不革命的，他们脑海中充满了升官发财的念头。像蔡锷、朱瑞、吴禄贞、张绍曾、赵声、蓝天蔚等富有革命思想、又敢于斗争的人，在湖南新军的中上级将领中，可以说没有一个比得上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中的前进分子很多。他们很想看一些革命书刊，可是无法获得。革命党人只好向上海订购《民呼报》和《天铎报》，转送到各营队去，充作他们的精神食粮。负有联络新军任务的同志，想尽方法和新军联络。有几次得到教会里一位黄牧师的支援，由上海和汉口请来善于讲演的名人朱少屏、曹亚伯诸人，在史家巷讲演。所讲的多是外国新闻，影射中国的黑暗。许多言论是带有强烈刺激性的。讲演后有时放映幻灯片。在讲演会举行以前，由联络人员到新军中去进行联络，秘密赠给入场券。每次到会的十之七八为下级军官和弁目。在几次讲演会中，负有联络责任的同志，展开了交朋友的活动，结识的人，逐渐增多。从此，革命的引线和军队结上了头。在杨家山小学开联合会时，新军的下级军官仅到几个人，而正副目则到了三四十人。这些到会的弁目，后来都成了革命军中的标统或管带（就是团营长）。

巡防营是当时的一种旧式军队。可是他们的兵器多数已换得汉阳兵工厂制造的七九新式步枪，杂牌洋枪也有；虽然子弹口径不同，但每杆枪都

是能够用于作战的。巡防营里的中、下级军官，多数是加入帮会的。焦达峰所领导的四正社，早在巡防营中扎下了根子。巡防营军官赵春霆、刘玉堂、袁国瑞、甘兴典都和焦达峰有关系。文斐也是爱和军人拉交情的，曾经几次请客为焦达峰介绍，更使革命党与巡防营中级军官之间获得一种默契。湖南光复那一天，革命党组织了联络队和慰劳队向巡防营送臂章。先由联络队（自己右臂带有白布臂章）拿着白布臂章，见巡防营的官兵，立即笑脸上前说一声：“总爷！辛苦了！”随将臂章替他们带上。这些旧军人都喜笑颜开地接受了臂章的赠与。此时，联络队和军人互相鼓掌志庆，群众也鼓掌祝贺，有些店铺自发地燃放鞭炮，热烈庆祝。这样，长沙的巡防营就迅速转到革命方面来了。

四 湘鄂义军的进军和岳州的光复

辛亥年三月武昌会议，两湖革命党人原约定在是年八月，两湖同时发难；一旦确定了起事日期，则在三天以前，用密电互相联系。当时商定了一套隐语和密码：以“指示机宜，莫久使故国衣冠沦于夷狄；挥戈举义，快团结中原豪杰还我河山”30个字为初一至三十的代替字；以“祖父故”三字代“发难”；以“祖母故”代替“机关被破获”。如电报上说“祖父故，促义弟归”，同志们一看，就知道是“十九日发难”；若说“祖母故，促举弟归”，就是说“革命机关于十八日被破获”。此外还有一些隐语和密码，暂不多说。辛亥八月十九（10月10日），武昌发难，是因为彭楚藩、杨宏胜、刘尧澂三位同志被杀而激成的，这个日期并不是两湖事前商定的发难日期。焦达峰、阎鸿飞、杨任都是参加武昌会议的人，曾和孙武、蒋翊武约好，不管谁先发难，发难的省得到成功，则未及发难的省必须于10天之内发难，作为支援。湖南发难比湖北迟了12天，并不是湖南的革命党人失约，而是因为准备工作来不及。当时革命党人的焦急心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八月二十七夜，长沙的革命党人临时在西园吴作霖家中开会，决定由阎鸿飞去武昌和湖北方面联系，报告湖南发难准备的情况，并向湖北要求派兵支援。阎鸿飞乘日本商轮去武昌。湖北军政府即决定调派李树芝一协革命军为援湘义军，由湘鄂义军总司令阎鸿飞指挥（在武昌商谈时，对阎鸿飞的名义，初拟称“援湘义军总司令”，蒋翊武主张改为“湘鄂义

军”，因为部队进入湖南作战，便成了两省的事，所以出发时改为湘鄂义军总司令)。并派高级参谋向海潜、王自民随军参赞。另调吉星、立中、翔鸥等四条小火轮为军运之用。九月初一，湘鄂义军在嘉鱼收编了两营湖北巡防营。初三光复岳州。岳州的光复，是传檄而定的。记得当日湘鄂义军总司令对岳州的檄文，是用一幅一丈二尺长的白竹布写的，叠成折式；上面有隶书“露布”二字，很像西藏的哈达。揭开“露布”，里面写的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湘鄂义军总司令因为传檄事：痛昔朱明坠绪，衣冠沦于犬羊；清寇入关；岭嶠遭其蜂蔓。浊乱华夏，钳制军民。满贼为灾，普天同病。凡所侵攻之地，必恣荼毒之威。须知天道好还，况复人心思汉。本总司令率师伐罪；除暴吊民；岂觅尔公尔侯，只期保种保国。尔驻岳文武官员同是汉人，自应同申敌忾；只要易帜易心，即是同袍同泽。共襄此时之义举，以待他日之策勋。檄到如律令！”末署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初二檄。檄文是墨笔楷书，字如碗大。在“露布”上盖有四寸见方的朱印。由李树芝统领随带执事官、马弁共10人向吴镇台、卓道台传檄。因为李统领曾在岳州驻防，对于岳州的军政各方人员都很熟悉，所以派他担负这个任务。先是岳州在九月初一已经得到长沙光复的消息，官吏都很恐慌。忽接到阎总司令的檄文，卓道台和吴镇台、岳州府知府和巴陵县知县开会商量，决定欢迎革命军入城。九月初三日，岳州城头已高悬十八星革命军旗帜。岳州就这样和平光复了。

岳州光复后，地方新旧势力的代表人物都请求阎总司令以岳州军政分府名义就任岳州都督。阎说：“岳州无设立军政分府的规定，都督名义更不可随便使用。我可派陈标统暂驻岳州，和地方当局共同维持治安，静待焦都督的命令。”阎鸿飞部署完毕，随即乘吉星轮直驶长沙。

五 长沙光复

武昌起义后第三天，湖北派蓝综、庞光志到长沙，携有蒋翊武的介绍信。他们先到体育社找焦达峰、阎鸿飞两人。那天，焦不在长沙，即由阎鸿飞陪同去会南薰社、卷施社、图强社和积健社的同志；又介绍他们会见谘议局的左学谦和常治。左学谦请了一些谘议局的同事作陪，在他家为蓝、庞接风。席间谈了很多武昌起义的情况，这对谘议局的人们转向革命，起了促进

作用。蓝、庞到长沙的第二天，由安定超、李金山、刘芝德诸同志约了些军队中的日新社的积极分子在杨家山小学开会，听湖北代表的报告。蓝、庞两位是青年，把武昌起义时各方同志的慷慨激昂情形，说得淋漓尽致，使到会的同志们听了，极其感动，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九月初一长沙发难，是经过缜密的筹划和扎实的准备的。革命党人在发难的前一夜，都紧张兴奋得终夜不能合眼。初一天刚黎明，就有各部革命同志汇集在预先指定的地点，齐向总目标——抚台衙门前进。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就占领了抚台衙门。

惟有占领军械局的任务，比较艰巨。这个任务是由阎鸿翥、成邦杰、吴作霖、曾杰、常治、王猷、杨世杰、蒋名荪等50多位同志承担的。当革命党人由两路并进，到达军械局附近时，就有事先派好的手缠臂章的联络队队员，徒手走入局门，要会卫队官长，并将腋下所夹的白臂章赠送卫队，请他们反正。卫队长还在犹豫，忽听得局左局右有很多人在喊：“快些缴械！”接着就发出了轰隆的炸弹声和达达的手枪声。顿时烟雾弥漫，人声鼎沸，接连喊着：“缴枪！缴枪！”卫队长慌了，不敢抵抗，又无法逃生，只喊：“莫再进攻，免得起火，我们投降。”联络员很镇静地说：“你们把枪架好，退入卫兵室休息待命，我替你们保险。”随即将袖子一抖，扯出红白两镶的联络旗一挥，大喊一声“得！”，只见进攻的手枪队应一声“胜！”（“得胜”是当日的口令），就拥入军械局，先收下搭架的步枪，由手缠白臂章的革命党人换用步枪，接替守卫。这时，革命党已请出原来的卫兵队先在局前整队，随由联络员请他们到附近的馆子吃点心。这是出发先一夜就商议好了的做法，这时像演电影一样地一幕一幕顺次序演完了。占领军械局成功了。除负有警卫军械局责任的同志而外，阎鸿翥、成邦杰等又率队伍向抚台衙门去会师。

此时，由小吴门、浏阳门进城的队伍，已达到抚署的东辕门，由北门进城的队伍也同时达到西辕门，足见联系工作做得很好。预先拟定的常治等四位代表进入衙门，要见抚台余诚格。相见后，代表对余说：“请抚台赞助革命。”余诚格说：“我从不同你们为难，至于如何赞助革命，还得等我想一想。”随呼他的武巡捕拿出早已预备好的白布，亲笔书一“汉”字，命手下人悬挂在抚署前坪的桅杆上。吩咐快预备点心，请四位代表用茶。他自己便先告退，进内宅去了。四代表随即出衙，走到“护国佑民”牌楼前面，和各

革命同志相见。大家见抚署挂了顺风旗，知道已不必动武，可免流血，欢声雷动。老百姓原来担心糜烂地方，此时看到抚台衙门挂了降旗，就纷纷燃放鞭炮志庆。不多时，全市一片鞭炮声，大家都说：“革命成功了。”

余诚格退入内室，即匆忙带着家眷在后墙打开一个窰口，逃往小西门外某洋行。革命党明知余已逃走，也未追赶。革命党原有命令：对于抚台衙门的人，只许出，不许进。余诚格的眷属还没走尽的当儿，革命党已有一队把守窰口，执行许出不许入的命令。起初，任其携走行李，后来有些差人乱搬东西外出，才禁止随带物件。抚署卫兵多人都换便衣，陆续走出。抚署渐渐寂静得像座古庙一样。这就是清朝在湖南的最高统治者所演出的最终一幕。

巡防营统领黄忠浩，是起义时敌方高级人员中惟一被杀的一个人。湖南首义前夕，宪政派的人原想推举黄忠浩为总司令，曾经龙璋同文斐、吴作霖等人去会黄忠浩。文斐向黄进言，只要他反正，革命党愿推他为总司令。黄忠浩不独不接受文斐的好意，反而一本正经地教训了文斐一顿。吴作霖看到话不投机，就对黄忠浩说：“人各有志，不必相强，你不参加革命，是你的自由，还望莫和我们为难。我们告辞了。”第二天湖南革命爆发了，革命军由小吴门进城，正遇黄忠浩亲自出外视察变动，调遣队伍。革命军并不认识黄忠浩，忽然黄的马弁胡某大呼：“黄统领在这里！”随即一刀枭了黄忠浩的头。原来杀黄忠浩的人，早已加入革命党的四正社。事后，谭延闿曾说过，黄忠浩的马弁杀他，是为哥哥报仇。因为胡某的哥哥是被黄忠浩杀掉的。某日，龙璋向友人追述往事，他说：黄忠浩和他来往甚密，黄曾表示可以在湖南自由行动，他才同文斐和吴作霖去找黄谈话。结果却变了卦，弄得不欢而散。黄当晚曾亲到龙璋家对龙说：“我是会看相的，相人的有作为和没有作为，甚准；今天同你一路来找我的文、吴诸人，品貌平常、气色灰暗，我看出他们是决不能成大事的。”黄并对龙璋进忠告说：“您也要谨慎一点。”

六 推举都督的经过

起义前，大家讨论都督的人选。阎鸿飞说：“在武昌联席会议时，已经推定焦达峰为都督。”但焦自认年纪太轻，要推谭人凤担任。湖南各革